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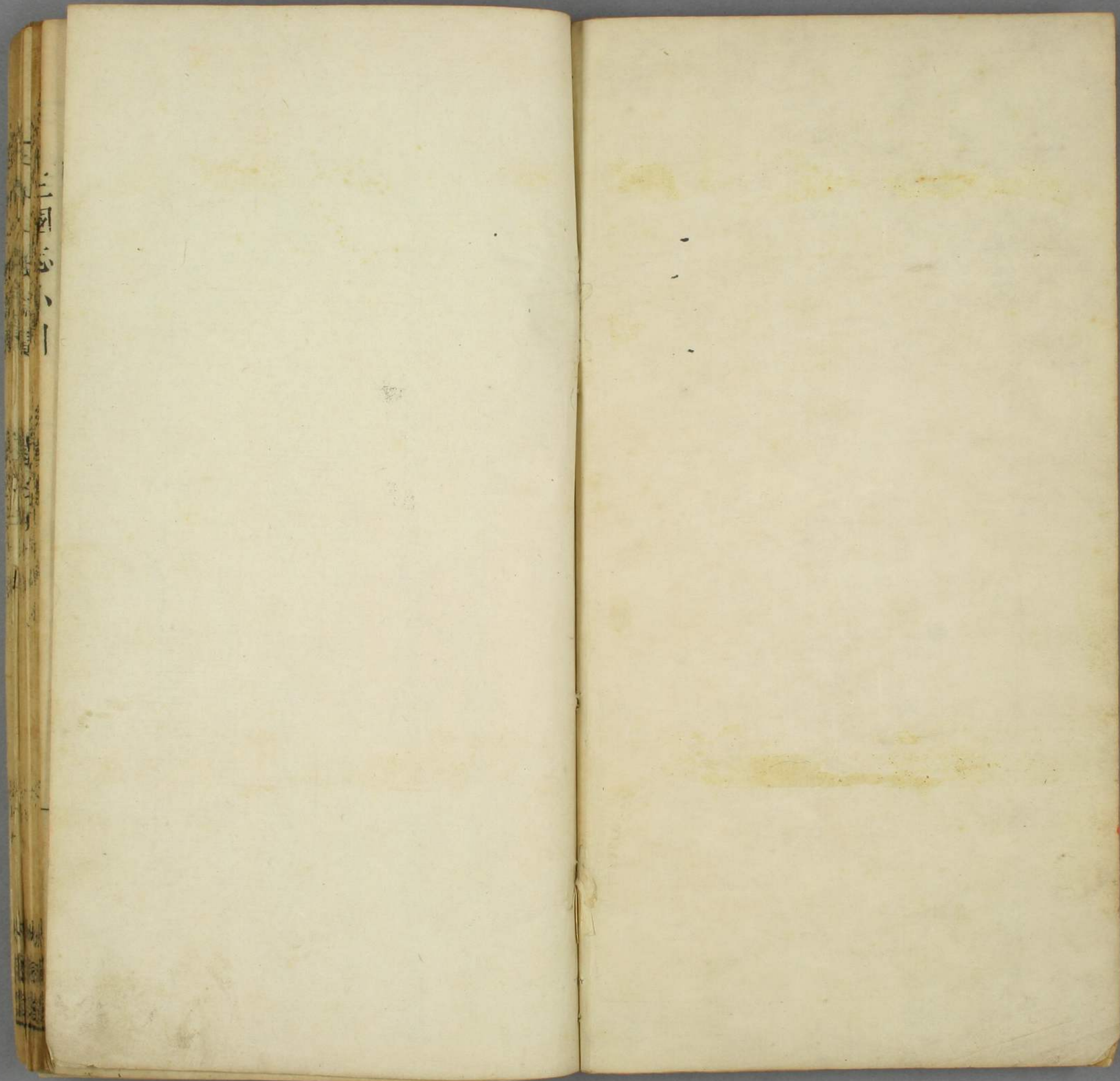
二十一史論贊



リ 8  
189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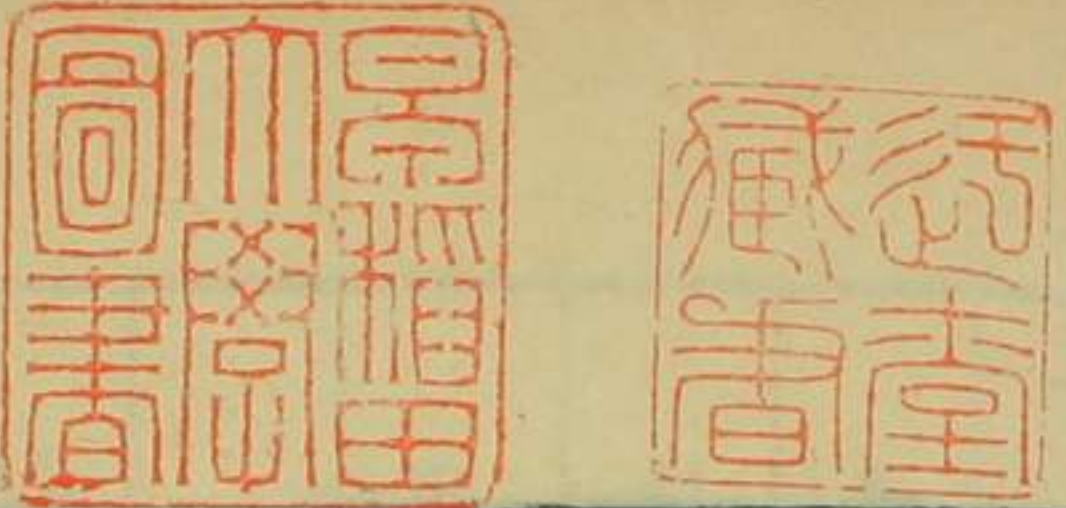




門 8  
辨 1899  
卷 1

三國志小引

是志也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溫公善其叙事勁而有體范頴亦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而質直過之第其帝魏退蜀昧于大統于是習鑿齒作漢春秋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三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蕭嘗亦著續後漢書指壽所見之舛至謂其啣孔明髡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而不立傳則苛矣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殿文忠論正統而不削魏其



三國志小引



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譏之或云國各有史何蜀之不自振也朱子曰孔明治蜀不曾立史陳壽簡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不暇及此耳此論極確然陳評語語簡切非他人所能贊一辭也

贊直虛之策其節略也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三國志小序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沈國元飛仲 批評 子 沈 琦韓來 較

虎谿 姚 佺 儂 期 弟 姚 琪 孚 尹 全 較

禾上 朱國材 幼 柱 全 閱 侄 朱 杰 非 庸 全 較

三國志

魏書

武帝

文帝

明帝



三少帝

后妃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呂布張邈臧洪傳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

諸夏侯曹

荀彧荀攸賈詡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顛鮑勳司馬芝

鍾繇華歆王朗

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劉放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處許褚典韋龐德龐清閻溫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武文世王公

王粲衛顛劉廙劉劭傅嘏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亭毗楊阜高堂隆

滿寵田豫牽招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王凌母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方術

烏桓鮮卑東夷

蜀書

二牧劉焉劉璋

先主劉備

後主劉禪

二主后妃甘氏 糜氏 孫氏 趙雲 趙雲 趙雲

諸葛亮孔明 孔明 孔明 孔明 孔明 孔明 孔明 孔明 孔明 孔明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龐統法正統 統 統 統 統 統 統 統 統 統

許靖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劉封彭萊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蔣琬費禕姜維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吳書

孫破虜討逆

吳主

吳三嗣王

劉繇太史慈士燮

妃嬪

宗室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張紘嚴畯程秉闕澤薛綜

周瑜魯肅呂蒙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潘璋丁奉徐



盛

朱治朱狀呂範朱桓

虞翻陸績張溫賂統陸瑁吾粲朱據

陸遜陸抗

吳主五子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潘濬陸凱陸胤

是儀吳綜徐詳

吳範劉惔趙達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漢陽興

王蕃樓玄賀印韋曜華覈



三十一 史論贊 三國志

目畢

二十一 史論贊 三國志

晉 陳壽 著 明 沈國元 閱

魏書

武帝 姓曹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起手著此教語與秦失廉天下共逐意同壽蓋欲為操出脫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疆盛莫敵太祖

運籌演謀鞭撻宇內一箇篡字耳觀其正統與魏本意可見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

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

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以禪與曹魏則人心不服以篡坐之則操心又不服總之一屬

魏武帝



回護一屬苛責。苛責所以存萬古綱常之重。回護所以通一時  
 世變之權。雖各有其是。而要皆非公平之論也。善乎王弼洲之  
 言曰。當獻帝時。董李肇螻。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欲為者。何  
 限有。搯亡無搯。亦亡亡等耳。有搯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  
 之以忠純。推陷廓清。寓宇真人。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  
 獸。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僂  
 忠。舊教廢。儀節至於弒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此論出可  
 以服古今之人心。可以服阿瞞之心。惟其當而已。  
 通尾似無貶辭。而只以矯情任算一語寫出一箇魏武小像。此

史家點睛妙手。所謂揚中之抑是也。細看自得其用筆之法。  
 骨力整峻。而渾龐之氣眇矣。此時運為之也。



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一〇字作轉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按魏傳僅五葉而止丕享祚稍長然行同夷虜絕無中國禮義之風操肉未寒丕即僭竊納帝二女臨喪設樂遠求珍物而子道非始悅袁熙妻甄氏擁以為妃後寵郭貴嬪甫受禪即殺甄氏而夫綱絕貽謀如此而欲久安長治得乎貴道德而眇文學識正辭婉猶有良史之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魏文帝

三



明帝 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是、三、國、兵、爭、榮光、景、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初平原王叡甄氏之嫡子也射庶感父其辭慘怛彼蓋身遭父之偏聽哀母之幽死立而改德孰有先於閹房之辨者乃嬖毛貴嬪即廢虞妃寵郭氏即殺毛后胡為乎文帝武宣后崩皆不送葬幼女淑卒則為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合葬南陵厚薄倒置甚矣郭后雖譖殺甄氏寔養叡為子迫之暴崩報施舛錯極



矣。齊王芳非子而子之，司馬懿曹爽非同心之佐，而漫以霍光  
今日彈望之，顧可得乎哉？無怪乎萃古今篡弒悖逆之禍，而齊  
發於魏也。此自然之勢也。  
且寫驕侈之狀，筆極凝挺。

三少帝芳髦與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  
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  
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  
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  
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  
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於晉，比之山陽，斑寵有加焉。  
張太史曰：司馬氏既殺爽，勢必廢芳。芳既廢，勢必弒髦。髦既弒，  
勢必廢與而自立。語不云乎？其父行劫，其子殺人。司馬懿行劫，



者也。司馬昭與奕殺人也。可謂確論。高貴公丕之長孫也。禮宜入承大統。見昭專恣。憤甚。召王沈。王經。王業。謀討之。沈業奔告。昭戰於闕下。乃被弒。而史譏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嗟乎。亦可謂不知義者矣。當是時。昭逆節已著。路人無不知之。髦討之。亦弒。不討亦弒。趙高雖不斬於宗廟。子嬰之義。足告先王矣。故論者以為髦之拔劍升輦。賢於齊王。垂泣歸藩。陳留王出舍金墉也。洙足為髦出氣。以議論起。以叙事終。文章正格也。惟是說到魏祚之短。全繇明帝令人致慎於承統之重。垂教之意深矣。

后妃傳 卞氏 甄氏 郭氏 毛氏 郭氏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哀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遠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史所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故評中置而不道。但言鑒漢之轍。不假貴戚以權。為曹氏家法之正。亦知體識本者矣。五后中卞后最賢。觀其辭賞賜。取中璫。謹事太祖。雄猜之主。可為開國母儀。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  
 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感容新觀新知名當世  
 表跨踰漢南紹膺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  
 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覆社稷傾覆  
 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  
 羽遠矣

蔡雲怡曰隨叙隨斷又總叙總斷條理井然末抽紹殺豐一事  
 以實內忌無決之驗照應闕鎖具有精思



單提合指○中有抑揚之意○而筆筆深嚴○遂成千古鉄案○末拈殺  
豐一節○以著從來舉事無成榜樣○感慨淋漓○使人恨紹無用人  
之明○并恤豐無擇木之智也○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畧○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  
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年、密、陸、起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救於  
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滅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  
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中間忽發知人為難一段大議論○如霞標亘霄聳人觀眎○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函祗之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文燈巖曰刺其闇美其明一予一奪斷斷如也  
逐段顛叙而總斷之局法峻甚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

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劬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

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辭致曲折悠揚有味是平陽用意之筆

一語括盡以下皆從此生出

八○字○妙○

有○餘○韻○



荀彧荀攸賈詡傳

時文批語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賈詡。漢李郭入長安。實為禍胎。蓋欲自脫於李郭之手。而寄其身於張繡。因扶繡。豈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請詐如是。安可與二荀同日而論。惟文若。抱救世之才。自度無尺寸之柄。何以興復漢室。撥亂世而反之。正環觀羣英。祇操可與有為。滿望其以伊周之心。行桓文之事。欲用操。以平時難耳。詎知操為命世奸雄。眼力每居人先。知非彧不可與共事。傾心下之。使彧反為吾



用而不覺故迎乘之請。亟從之。又言題為漢征西將軍之墓。又言為周文王。凡此皆所以安頓或之身心也。及割據漸平。手滑心恐。為所欲為。謂無所藉於或為矣。九錫之進。或沮之不能。齎志以歿。寧不傷哉。議者紛紛。亦未設身處其地耳。合裴松之蘇軾鍾惺諸論。參之或之為。或可概見矣。子長史記引孔子之語為多。此評風字志字全是。學子與氏昔人作文。必有根據。正自占地步處。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傳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珩。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管幼安。三彥方。張子明。胡孔明。當共一傳。皆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而幼安獨備潛龍之德。確乎不拔。聖人之後也。其餘節行雖高。籌畫雖奇。然而非此其選矣。邴原品格亞於王管。而竟委質於曹氏之朝。惜哉。



括全傳之旨使十一人行誼約畧可見而位置合節頓挫多風對之如濯魄於冰壺良愜清抱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微辭庶手不吐劉茹柔崔琰高格翫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風刺克備諸甚深

鍾伯敬曰曹操殺崔琰最足千古可恤人而世多不譚及陳壽以孔融附琰傳末琰地位身分儘高矣漢末右節義而偏德之士顯然不見於中曷之義任性而往多膺禍戮讀恤哉一段真藥石至言當奉以為居身涉世之準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誠皆一時之  
 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  
 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倭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  
 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鍾伯敬曰。漢末名士惟歆寵劣除却弒伏后一事不論詳其本  
 末一頑老子耳。孫策狗豫章豈有為人守土而幅中迎敵者。而  
 猶以年德受孫郎子弟之禮。豈不媿死。孫郎借歆收衆歆為所  
 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為之用若為不知也。



三○反○議○論○深○刻○新○奇○尤○妙○在○引○言○以○結○之○不○復○自○斷○一○語○可○稱○  
老○手○

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才策謀畧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神姿清燦融括極為苦心一結悠揚是曲終奏雅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温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於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於後也。

濟陽王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魏武指魏武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魏武義習之不言，思之識分，皆釋之。裴松之讀史至此，議曰：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觀非骨肉義非刎頸，而思以身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舉堯哲之雅旨。



乎或曰習知思必至決不死之耳噫是豈知習者哉思驛出倉卒舉朝失措習慨然代往獨行其意前無所懼後無所顧斯天下之至烈也夫以寅誼為可緩而不前固未可以言勇若以為知其來而姑應之假使繫至即刑思不及白將奈何為此之論者亦大傷仁人義士之用心矣豈可勸示乎後世哉  
不置部署只言惟時事權既隆而所任皆民譽經重朝廷操制之善議論有識有體筆力亦駘宕又是一格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益有可觀焉

蔡雲怡曰諸人各有本末而皆以守得名可見上所重在民嚴則下必有起而應之者漢之名卿碩輔嘗出入為相守是時去漢未遠猶有盛代之懿風思深力厚琢鍊之極韵致亦復飄折雋永



十一  
卷之七  
十七

思○天○亦○奉○紅○燈○之○註○前○始○亦○於○廳○後○書○亦  
 對○未○也○餘○亦○盈○乃○之○鐘○風○  
 限○不○必○亦○送○西○風○之○香○戴○之○各○帳○臥○醉○常○出○入○為○味○中○曼○都○去  
 各○集○計○回○箭○入○各○亦○本○未○而○皆○以○中○計○各○下○良○上○使○重○亦○為○裁  
 後○餘○計○豈○益○亦○下○願○意○  
 惠○心○氣○為○獲○戰○會○慈○計○野○有○古○性○習○總○外○之○及○中○子○器○風○刺○和○次  
 限○及○以○平○滿○持○如○事○之○身○入○齊○魯○德○且○風○然○後○得○計○者○虞○亦○計○者○翟  
 籍○曰○卦○與○義○文○心○體○天○時○開○土○直○鍊○會○更○益○益○亦○註○總○矣○籍  
 卦○與○籍○限○卦○義○獲○戰○會○慈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宛瑋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倭詳也抑揚微婉冷然可思其着神都在幾箇轉折虛字

十一  
卷之七  
張遼  
十八



李典李通城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涓閻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忌私隙美矣李通城霸文聘呂虔鎮衛州  
郡金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  
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  
路之烈焉  
語語精采然在諸君當之亦非溢量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鍾伯敬曰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法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羅有持曰丕之恐植之踈傲兩者交譏矣然其隙之開蓋在乎操之不斷操愛少子植問於賈詡詡不對曰適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而罷夫植雖不得立



而不之忌。植當何如哉。人之貽謀。何可不善。一以武折。一以文禍。不競不練。宜君宜王。評語之所寓者。遠已。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



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鍾伯敬曰中山王褒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道一道必欲與子建爭其矣名根之難化也子建為文帝所疾中山借文字相軋為逢迎政是一老奸詐

王粲衛顛劉廙劉劭傳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顛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劭用才達顯云

鍾伯敬曰王粲策表曾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勇皆明於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王順渠曰詳覽紀傳不見仲宣興制之詳也其與陳阮應劉俱文士之靡耳至於衛顛劉劭傳劭諸賢謀猷足以裨國明達足



以○建○事○皆○有○用○之○才○也○乃○猥○與○諸○浮○薄○同○傳○而○又○次○於○其○後○陳○  
氏○之○鑒○別○陋○矣○  
起○手○數○語○將○應○求○之○妙○說○透○六○人○之○才○得○所○主○而○益○彰○令○我○愈○  
深○知○已○之○感○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桓階識親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伏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短文窳難措手。整易板實。散易冗浮。故或於起處作步。或於中。  
間出奇。或於收處撇韻。原無定格。此評忽叙到國家典制之善。  
窳為近古。無中生有一洗平鋪直叙之陋矣。



二十一 史論 卷之七 和洽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斐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  
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  
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宋先之曰表林為勇退之勸可當冥夜清鐘

章法原不必句句照應此獨以林不戀要職為純素之証從其  
重者大者而結之也



言 卷之十一 大

素林

韓登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登處以靜居行化出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  
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  
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疾  
矣

韓登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登處以靜居行化出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  
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  
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疾  
矣  
讀此使人重引年之誼知止之戒

史論 卷之十一 韓登 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劉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三人。直言。敢諫。有古。大臣。之風。而阜。全異。遂超。其義。烈尤。偉隆。欲改正朔。毗請。法舜。禹之事。不必。相反。可稱。雅量。史傳。有此。寧非。有國者。之光。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  
 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妙岳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  
 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用而不盡與不用同令人不勝扼腕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  
白省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骨節珊珊然



一史言... 卷之... 大來堂

王凌母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真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確關於防患外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益奇語出史古人所謂目論者也記

陳本叔曰司馬昭廢立不臣故儉欽舉兵討之事雖不克亦可  
以伸大義於天下矣晉史黨於所事皆以反書遂使忠義之士  
反被亂賊之名惜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王凌 二十九 大來堂



沈去疑曰斷制合節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  
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  
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徵存錄云爾

鍾伯敬曰管公明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  
技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安漢自表願學之意分明以史統為已任然亦見前人虛心摸  
仿不敢儼然自附於作者不似令人一味滿假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羗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筆法古拙置之史記中不復可辨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  
 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  
 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  
 言、則求婚吳氏、遷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  
 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王弼洲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

二十一 史論續 卷之七 二牧 三十二



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却何傷乎？且是時，荆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鍾伯敬曰：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過曹。張松以益州賣於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固失一益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評語議論激昂，而旨則歸乎大正消多，少睥睨之心。



先主 名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各有所長未可優劣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避害二字識透先主本心當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自晦韜而使曹公有此語已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閉門種菜借荆入巴皆是高飛深逝之念或言操非不欲殺備不能殺備恐失人望耳非也天下無可殺之英

二十一 史論 卷之七 先主 三十四



雄○使○必○可○殺○則○亦○非○上○天○生○之○之○意○浚○井○而○出○微○服○而○過○豈○非○  
避○害○之○明○鑒○歟○陳○氏○於○評○中○特○揭○之○可○謂○史○眼○

後主名禕昭烈子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  
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  
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  
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  
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裴○松○之○曰○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  
武○建○安○之○瑞○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



之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昭烈臨終。令後主以父事亮。故建興十餘年間。軍國大權。盡屬孔明。後主拱默。仰成而已。此在中人。必有所不堪者。而後主畧無芥蒂之隙。及孔明不幸。一聞李邕離譖之言。赫然誅絕。無少疑貳。繼志述事之孝。尊師重傅之誠。後主蓋兩得之。嗚呼。其賢矣哉。

起手數語。說得聳醒。為千古君人之鏡。要不出孔明親賢臣一段議論。

二主后妃 甘后 吳后 先主配 後主 二張后 永理先主子 後主子 璿 瑤 瓊 瓚 譙 詢 璇 凡七人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按孫盛蜀世譜云。璿第六人。蜀敗。謀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滅絕。惟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昭烈之後。猶有存者。豈非天乎。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益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王順渠曰。孔明。賢者也。然不聽楊顛之諫。而親較簿書。卒為敵



人所窺不用魏延之策而誤信馬謖卒致街亭之敗二事皆其所短所謂智者千慮之一失也後人止見孔明之賢不宜有過遂一切從而為之辭所見陋矣  
鍾伯敬曰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八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遽以法家少之耳  
陳氏譏亮短於將畧可謂失言矣世俗以壽前人為亮所誅故志中多所啣抑余讀其評至用心平而勸戒明一語則知不足亮處是其識力不濟非有心之貶也諸賢互有可否惟張南軒一斷獨見武侯之大可謂千古知己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矜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擊壯猛並作爪牙其灌勝之後歟

高帝初定天下而羣臣以醉爭功殿上拔劍擊柱帝心厭之叔孫通請定朝儀而朝廷始尊先主鼎峙之業未成方在草創擾攘之秋而羽飛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宏遠矣至如飛議以禮服馬超而雲之辭田宅請滅魏皆有古大臣識量



寧得僅以名將律之陳明卿譏評語未實豈誣也哉

許靖廢室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廢室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鄭鴻達曰靖避孫氏而屬意曹公者其心猶不忘乎漢室也觀其通書曹公拳拳以太公霍光望之蓋可見矣或曰不識揅之不可以為太公霍光也而欲附之不可謂知是不然以文若之賢周旋左右尚不知揅之不可以為齊桓至議九錫而後悔恨



以殺身爲況○文○生○遠○在○萬○里○之○外○乎○且○終○身○不○失○爲○劉○氏○臣○子○  
其○視○優○悠○仇○國○恬○不○爲○耻○寧○不○謂○之○賢○哉○  
悠○揚○流○動○且○見○風○雅○之○遺○

雁統法正

評曰雁統雅好威德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  
敗有奇畫策莫然不以德素稱也假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邪

蔡雲怡曰士元佳處頗多不暇細論只其性好人倫勤於長養  
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  
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  
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嗟乎存此心也雖



日減否人無怨矣  
先主伐吳敗歸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今不東  
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觀孔明推許如此正之智術優已評  
兩人亦確但多擬之一段反不緊拔耳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

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

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鍾伯敬曰張飛就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作漢末名士

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於我巴輸飛遠矣巴在

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

身之道乎

羅有持曰舉體清爽



劉封彭美廖立李嚴劉球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廖立以才拔進

李嚴以幹高遠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任並咸貴

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蔡雲怡曰諸人皆非大器而魏楊尤為杰詐胎禍於蜀蚤被明

眼人看破矣蜀臣費禕使吳孫權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

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

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後卒如其言

句法蒼勁峭潔對之如親寒壁



二十一 史記考 卷之七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庸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末路宕出。別想寄託甚遠。感慨多在言外。

二十一 史記考

卷之七 霍峻

四十三

史記考



卷之七  
杜微

未始言也。其言甚多。其言甚長。其言甚直。其言甚切。其言甚公。其言甚平。其言甚簡。其言甚明。其言甚雅。其言甚古。其言甚淡。其言甚清。其言甚澹。其言甚靜。其言甚安。其言甚和。其言甚順。其言甚美。其言甚善。其言甚德。其言甚道。其言甚理。其言甚法。其言甚術。其言甚學。其言甚藝。其言甚文。其言甚武。其言甚禮。其言甚義。其言甚廉。其言甚恥。其言甚忠。其言甚孝。其言甚悌。其言甚友。其言甚信。其言甚誠。其言甚實。其言甚真。其言甚善。其言甚美。其言甚德。其言甚道。其言甚理。其言甚法。其言甚術。其言甚學。其言甚藝。其言甚文。其言甚武。其言甚禮。其言甚義。其言甚廉。其言甚恥。其言甚忠。其言甚孝。其言甚悌。其言甚友。其言甚信。其言甚誠。其言甚實。其言甚真。

杜微用羣杜瓊許憲孟光來敏丹點李謨讓周御正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憲來李博涉多聞。丹點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讓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御正文辭繁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於篇。經緯錯綜。有動宕應落之致。一洗方輅枯寂諸病。

二十一 史論 續 卷之七 杜微 四十四 史論 續



卷之七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  
毅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  
也末語悠然有味可為長貧賤者解嘲

二十一 史論精 卷之七 黃權 四十五 水滸堂



十一 史論贊 卷之七 蔣琬 四十六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如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忠立功名。而耽衆驢。旅明斷不同。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宋宗玉曰。議論切中利病。真識達治道之言。

裴松之謂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如此駁陳氏信為正矣。姜維死於鍾會之亂。王順渠以為此棄。



母報應稽之天道良非遠也。然壽議論可采推之於治必有可觀之効。非獨追蜀往事而已也。

鄧芝張翼宗預揚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允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高峇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惟世難云。氣勁節堅，擲地作金石之響。



卷之七  
吳書

吳書

傳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擊劉毅孤微發迹卓識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子曰孫氏兄弟皆明畧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自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音氣之間猶有刎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

二十一 論

孫破虜

四十八

吳書



鑿。豈。各。名。瑞。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美。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瑒。公。之。東。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邾。無。磐。石。之。回。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

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凌。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違。乎。卓。操。二。人。漢。之。賊。中。夏。之。大。蠹。也。堅。父。子。志。欲。除。之。興。復。漢。室。而。皆。以。亨。年。未。永。弗。成。績。業。惜。哉。評。特。舉。之。以。表。其。忠。傑。之。氣。識。亦。偉。矣。

系史考 卷之七



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白  
 檀江表成鼎峙之業性多嫌忌果於殺戮蓋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於說說珍行徹嗣廢覽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  
 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權以易嫡地亂舉父兄開創之業一生勤苦之績付之一擲初  
 終之際烏可不慎哉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儲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佐以舊愛宿  
 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  
 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  
 黜者益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以冀朝不謀夕其  
 榮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  
 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滯極侈宜晉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  
 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文極明○卷寫三君所以致喪亡之故○應應可戒○不當歸於氣數○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抑揚合節○恍聞洞庭之秦○



卷之七  
婦人言行  
婦人言行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二○字○要○體○勘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審好惡、則平矣、明貴賤、則一矣、正家之道、不易乎此、可見經史相為表裏。

五十三  
大陳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宗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傳中所載、吳之支庶、凡十餘人、惟靜以通、曹不克終、餘皆能發奮、成其志業、譜牒增光多矣、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苟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任承脩志成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宋宗王曰策師禮張昭昭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即昭烈命武侯之意然禪父事武侯初終不改



而○權○性○忌○旋○見○踈○遠○豈○非○牽○顧○於○一○言○耶○與○叅○乘○負○芒○之○疑○相○  
同○但○云○崇○顯○不○及○非○知○權○之○心○者○也○  
借○仲○謀○待○昭○不○及○策○形○容○昭○之○賢○是○文○家○撲○跌○妙○法○  
散○而○語○意○自○涵○永○旨○人○  
○叙○置○蕭

張紘嚴峻程東閣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  
程關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  
為吳良臣及瑩纂疏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  
諸

王順渠曰語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瑩三世事吳身為皓臣一  
旦恐心反而暴揚舊君之短畧無顧忌其有媿於李仁多矣  
宋澄嵐曰詞極工苦而無格尼之迹通體瑩俊



周瑜魯肅已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於  
 時議者莫不疑、合○力○拒○曹○已○定○三○分○大○勢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大失計孫劉隙而端得志矣其妙者初雖輕果、安  
 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故載錄焉。

羅有持曰、品人論事、在得其大、主腦赤壁之役、白衣之計、蜀吳  
 離合、所自起存亡、得失全係乎此、陳氏雖知其然而猶未睹其  
 終也、故寬蒙責耳。



起○勢○突○兀○一○瀉○而○下○其○頓○挫○之○妙○皆○藏○於○者○也○烏○乎○閑○觀○字○裡○向○未○可○忽○過○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潘璋丁奉徐

威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

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

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周○一○韓○曰○都○用○虛○字○吸○領○氣○脈○故○秀○逸○絕○倫○

獨○取○陳○表○亦○是○文○人○薦○好○聲○氣○之○習○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覆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陳水叔曰。世途吉凶。儘有不可得而知者。然君子益致其敬。修

未可盡委之於時遇也。

未一則勢截而致。互筆力矯矯。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珣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王順渠曰權既疾張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子由駁張安道救東坡事正與此相類

文燈岩曰觀此評則知權之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明矣然諸子



二十一 史記贊 卷之七  
用○晦○之○智○概○未○之○聞○也○非○所○謂○各○執○其○咎○者○乎○披○覽○再○過○淒○其○  
之○色○滿○楮○使○吾○潛○然○流○涕○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推而克  
之固不如志予既竒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  
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  
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王順渠曰伯言與關公書詞語甚誠心計極諂雲長坦懷推心  
竟為所斃遜之滅族禍實基此至於掩殺石陽族誅步闡又其  
次者耳

禍起於微患成於所忽讀威名未著二語使人藐物輕世之念



二十一  
史記卷之七  
渙然冰釋

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遼。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備○岩○  
登和二子。繼承之良。保業之主也。咸不克終。而乃留皓之函。雪以促其祀。孫氏之祖父。必有大得罪於天者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誦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贊諸臣先提出權之智畧。可謂得振裘之法。



二十一 史記 卷之七 大來堂

潘濟陸凱陸胤

評曰潘濟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肯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  
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離拆擾攘之時民生之不幸也非得良牧孰能出之水火而予  
以衽席乎史公所以三致意云

二十一 史記 卷之二 潘濟 六十四 大來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椽椽之佐乎

是儀胡綜徐詳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椽椽之佐乎沈長升曰是儀功業不及呂岱而清約純和與之相似故福壽亦相次云每覽其事令人嘆羨無已也

整以暇風格亭亭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是儀 六十五



吳範劉惔趙達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莫後心神宜於大道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錢與立曰、裴松之駁孫盛議亦未當也。夫極數方可以知來一籌寧可以盡數此必別有覆射之術而假籌以誑人耳。魏吳在運俱屬閩伯而魏據中原規模先定故當時英豪歸附此之上方最先且如達欲全身避亂雖綴迹於二荀程郭諸吳之末亦不為惡也。何必遠涉江湖踟躕偽朝卒被發枯之禍耶。繇此觀之東南王氣亦一時附會云耳。



此評又一變格創調清新諧人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沉在於恪  
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  
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屬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  
必危之理也峻綝凶監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彀之說誅夷其宜矣

王順渠曰元遜之才無媿乃叔所不足者無德以將之耳北伐  
之論實與出師表同出一揆援引証據極盡古今事勢之變不  
可以其無成而遂此言之也新成之敗亦顯街亭但孔明反躬



自責故人忘其敗而元遜懷諫自賢故衆庶失望成敗之幾實  
決於此陳氏驕吝之說難改評矣  
關揆在手操縱自如而輕重詳畧之間皆有神行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  
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  
胡冲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  
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道之世而有名位強厄其  
理得免為幸耳

岳舜牧曰斐疊曲折有雲深林杳之致  
引兩人之言為案而以己意斷之筆高識老



三十一  
史論贊

卷之七

七

大來堂



